

水滸傳

下 冊

[明]施耐庵 著



梁山群英圖

庚子年夏月寫於滬上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下冊

水滸傳



文涛 校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传/(明)施耐庵著.-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1997.7
(2005.1重印)

ISBN 7-80504-513-5

I.水... II.施... III.章回小说-中国-明代 IV.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100457号

水浒传(上下)

著/(明)施耐庵

校注/文涛

出版人/刘文君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)

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32 插页4 字数725000

2005年1月第一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3000

ISBN 7-80504-513-5

定价: 31.00元(上下册)

第五十回

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

格言曰：

乾坤宏大，日月照鉴分明；宇宙宽洪，天地不容奸党。使心用幸，果报只在今生；积善存仁，获福休言后世。千般巧计，不如本分为人；万种强为，争奈随缘俭用。心慈行孝，何须努力看经；意恶损人，空读如来一藏。

话说当时军师吴用启烦戴宗道：“贤弟可与我回山寨去取铁面孔目裴宣、圣手书生萧让、通臂猿侯健、玉臂匠金大坚。可教此四人带了如此行头，连夜下山来，我自有用他处。”戴宗去了。

只见寨外军士来报：“西村扈家庄上扈成，牵牛担酒，特来求见。”宋江叫请入来。扈成来到中军帐前，再拜恳告道：“小妹一时粗卤，年幼不省人事，误犯威颜。今者被擒，望乞将军宽恕。奈缘小妹原许祝家庄上，小妹不合奋一时之勇，陷于纆细。如蒙将军饶放，但用之物，当依命拜奉。”宋江道：“且请坐说话。祝家庄那厮好生无礼，平白欺负俺山寨，因此行兵报仇，须与你扈家无冤。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，因此还礼，拿了令妹。你把王矮虎放回还我，我便把令妹还你。”扈成答道：“不期已被祝家庄拿了这个好汉去。”吴学究便道：“我这王矮虎今在何处？”扈成道：“如今拘锁在祝家庄上，小人怎敢去取？”宋江道：“你不去取得王矮虎来还我，如何能勾得令妹回去？”吴学究道：“兄长休如此说。只依小生一言：今后早晚祝家庄上但有些响动，你的庄上切不可令人来救护。倘或祝家庄上有人投降到你处，你可就缚在彼；若是捉下得人时，那时送还令妹到贵庄。只是如今不在本寨，前日已使人送上山寨，奉养在宋太公处。你且放心回去，我这里自有个道理。”扈成道：“今番断然不敢去救应他。若是他庄上果有人来投我时，定缚来奉献将军麾下。”宋江道：“你若是如此，便强似送我金帛。”扈成拜谢了去。

且说孙立却把旗号上改唤作“登州兵马提辖孙立”，领了一行人马，都来到祝家庄后门前。庄上墙里望见是登州旗号，报入庄里去。栾廷玉

听得是登州孙提辖到来相望，说与祝氏三杰道：“这孙提辖是我弟兄，自幼与他同师学艺，今日不知如何到此？”带了二十余人马，开了庄门，放下吊桥，出来迎接。孙立一行人都下了马。众人讲礼已罢，栾廷玉问道：“贤弟在登州守把，如何到此？”孙立答道：“总兵府行下文书，对调我来此间郛州守把城池，提防梁山泊强寇。便道经过，闻知仁兄在此祝家庄，特来相探。本待从前门来，因见村口庄前俱屯下许多军马，不好冲突，特地寻觅村里，从小路问到庄后，人来拜望仁兄。”栾廷玉道：“便是这几时连日与梁山泊强寇厮杀，已拿得他几个头领在庄里了。只要捉了宋江贼首，一并解官。天幸今得贤弟来此间镇守，正如锦上添花，旱苗得雨！”孙立笑道：“小弟不才，且看相助捉拿这厮们，成全兄长之功。”栾廷玉大喜。当下都引一行人进庄里来，再拽起了吊桥，关上了庄门。

孙立一行人安顿车仗人马，更换衣裳，都在前厅来相见。祝朝奉与祝龙、祝虎、祝彪三杰都相见了，一家儿都在厅前相接。栾廷玉引孙立等上到厅上相见，讲礼已罢，便对祝朝奉说道：“我这个贤弟孙立，绰号病尉迟，任登州兵马提辖。今奉总兵府对调他来镇守此间郛州。”祝朝奉道：“老夫亦是治下。”孙立道：“卑小之职，何足道哉？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携指教。”祝氏三杰相请众位尊坐。孙立动问道：“连日相杀，征阵劳神。”祝龙答道：“也未见胜败。众位尊兄鞍马劳神不易。”孙立便叫顾大嫂引了乐大娘子叔伯姆两个去后堂拜见宅眷，唤过孙新、解珍、解宝参见了，说道：“这三个是我兄弟。”指着乐和便道：“这位是此间郛州差来取的公吏。”指着邹渊、邹润道：“这两个是登州送来的军官。”祝朝奉并三子虽是聪明，却见他又有老小，并许多行李车仗人马，又是栾廷玉教师的兄弟，那里有疑心？只顾杀牛宰马，做筵席管待众人，且饮酒食。

过了一两日，到第三日，庄兵报道：“宋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了。”祝彪道：“我自上马去拿此贼。”便出庄门，放下吊桥，引一百余骑马军杀将出来。早迎见一彪军马，约有五百来人，当先拥出那个头领，弯弓插箭，拍马抡枪，乃是小李广花荣。祝彪见了，跃马挺枪，向前来斗。花荣也纵马来战祝彪。两个在独龙冈前约斗了十数合，不分胜败。花荣卖了个破绽，拨回马便走，引他赶来。祝彪正待要纵马追去，背后有认得的说道：“将军休要去赶，恐防暗器！此人深好弓箭。”祝彪听罢，便勒转马来不赶，领回人马，投庄上来，拽起吊桥。看花荣时，也引军马回去了。

祝彪直到厅前下马，进后堂来饮酒。孙立动问道：“小将军今日拿得甚贼？”祝彪道：“这厮们伙里有个甚么小李广花荣，枪法好生了得。斗了五十余合，那厮走了。我却待要赶去追他，军人们道那厮好弓箭，因此各自收兵回来。”孙立道：“来日看小弟不才，拿他几个！”当日筵席上叫乐和唱曲，众人皆喜。至晚席散，又歇了一夜。

到第四日午牌，忽有庄兵报道：“宋江军马又来在庄前了。”当下祝龙、祝虎、祝彪三子都披挂了，出到庄前门外，远远地望着。早听得鸣锣擂鼓，呐喊摇旗，对面早摆成阵势。这里祝朝奉坐在庄门上，左边栾廷玉，右边孙提辖，祝家三杰并孙立带来的许多人伴都摆在两边。早见宋江阵上豹子头林冲高声叫骂。祝龙焦躁，喝叫放下吊桥，绰枪上马，引一二百人马，大喊一声，直奔林冲阵上。庄门下擂起鼓来。两边各把弓弩射住阵脚。林冲挺起丈八蛇矛，和祝龙交战。连斗到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两边鸣锣，各回了马。祝虎大怒，提刀上马，跑到阵前高声大叫：“宋江决战！”说言未了，宋江阵上早有一将出马，乃是没遮拦穆弘，来战祝虎。两个斗了三十余合，又没胜败。祝彪见了大怒，便绰枪飞身上马，引二百余骑奔到阵前。宋江队里病关索杨雄，一骑马一条枪，飞抢出来战祝彪。

孙立看见两队儿在阵前厮杀，心中忍耐不住，便唤孙新：“取我的鞭枪来，就将我的衣甲头盔袍袄把来。”披挂了，牵过自己马来——这骑马号乌骓马，备上鞍子，扣了三条肚带，腕上悬了虎眼钢鞭，绰枪上马。祝家庄上一声锣响，孙立出马在阵前。宋江阵上林冲、穆弘、杨雄都勒住马，立于阵前。孙立早跑马出来，说道：“看小可捉这厮们！”孙立把马兜住，喝问道：“你那贼兵阵上有好厮杀的，出来与我决战！”宋江阵内鸾铃响处，一骑马跑将出来，众人看时，乃是拚命三郎石秀，来战孙立。两马相交，双枪并举，四条臂膊纵横，八只马蹄撩乱。两个斗到五十合，孙立卖个破绽，让石秀一枪搠入来，虚闪一个过，把石秀轻轻的从马上捉过来，直挟到庄前撇下，喝道：“把来缚了！”祝家三子把宋江军马一搅，都赶散了。

三子收军，回到门楼下，见了孙立，众皆拱手钦伏。孙立便问道：“共是捉得几个贼人？”祝朝奉道：“起初先捉得一个时迁，次后拿得一个细作杨林，又捉得一个黄信。扈家庄一丈青捉得一个王矮虎。阵上拿得两个：秦明、邓飞。今番将军又捉得这个石秀，这厮正是烧了我店屋的。共是七个了。”孙立道：“一个也不要坏他，快做七辆囚车装了，与些酒饭将养身

体，休叫饿损了他，不好看。他日拿了宋江，一并解上东京去，叫天下传名，说这个祝家庄三杰。”祝朝奉谢道：“多幸得提辖相助，想是这梁山泊当灭也。”邀请孙立到后堂筵宴。石秀自把囚车装了。

看官听说：石秀的武艺不低似孙立，要赚祝家庄人，故意教孙立捉了，使他庄上人一发信他。孙立又暗暗地使邹渊、邹润、乐和去后房里把门户都看了出入的路数。杨林、邓飞见了邹渊、邹润，心中暗喜。乐和张看得没人，便透个消息与众人知了。顾大嫂与乐大娘子在里面，已看了房户出入的门径。

至第五日，孙立等众人都在庄上闲行。当日辰牌时候，早饭已罢，只见庄兵报道：“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来打本庄。”孙立道：“分十路待怎地！你手下人且不要慌，早作准备便了。先安排些挠钩套索，须要活捉，拿死的也不算！”庄上人都披挂了，祝朝奉亲自也引着一班儿上门楼来。看时，见正东上一彪人马，当先一个头领乃是豹子头林冲，背后便是李俊、阮小二，约有五百以上人马；正西上又有五百来人马，当先一个头领乃是小李广花荣，随背后是张横、张顺；正南门楼上望时，也有五百来人马，当先三个头领乃是没遮拦穆弘、病关索杨雄、黑旋风李逵。四面都是兵马，战鼓齐鸣，喊声大举。栾廷玉听了道：“今日这厮们厮杀，不可轻敌。我引了一队人马出后门杀这正西北上的人马。”祝龙道：“我出前门杀这正东上的人马。”祝虎道：“我也出后门杀那正南上的人马。”祝彪道：“我自出前门捉宋江，是要紧的贼首。”祝朝奉大喜，都赏了酒。各人上马，尽带了三百余骑奔出庄门，其余的都守庄院，门楼前呐喊。此时邹渊、邹润已藏了大斧，只守在监门左侧；解珍、解宝藏了暗器，不离后门；孙新、乐和已守定前门左右；顾大嫂先拨军兵保护乐大娘子，却自拿了两把双刀在堂前。只听风声，便乃下手。

且说祝家庄上擂了三通战鼓，放了一个炮，把前后门都开，放了吊桥，一齐杀将出来。四路军兵出了门，四下里分投去厮杀，临后孙立带了数十个军兵，立在吊桥上。门里孙新便把原带来的旗号插起在门楼上，乐和便提着枪直唱将入来。邹渊、邹润听得乐和唱，便唢呐了几声，抡动大斧，早把守监房的庄兵砍翻了数十个，便开了陷车，放出七个大虫来，各各寻了器械，一声喊起。顾大嫂掣出两把刀，直奔入房里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。祝朝奉见头势不好了，却待要投井时，早被石秀一刀剁翻，割

了首级。那十数个好汉分投来杀庄兵。后门头解珍、解宝便去马草堆里放起把火，黑焰冲天而起。四路人马见庄上火起，并力向前。祝虎见庄里火起，先奔回来。孙立守在吊桥上，大喝一声：“你那厮那里去！”拦住吊桥。祝虎急便拨转马头，再奔宋江阵上来。这里吕方、郭盛两戟齐举，早把祝虎和人连马搦翻在地，众军乱上，剁做肉泥。前军四散奔走。孙立、孙新迎接宋公明入庄。

且说东路祝龙斗林冲不住，飞马望庄后而来。到得吊桥边，见后门头解珍、解宝把庄客的尸首一个个擗将下来。火焰里，祝龙急回马望北而走，猛然撞着黑旋风，踊身便到，抡动双斧，早砍翻马脚。祝龙措手不及，倒撞下来，被李逵只一斧把头劈翻在地。祝彪见庄兵走来报知，不敢回，直望扈家庄投奔，被扈成叫庄客捉了，绑缚下。正解将来见宋江，恰好遇着李逵，只一斧砍下祝彪头来。庄客都四散走了。李逵再抡起双斧，便看着扈成砍来。扈成见局面不好，拍马落荒而走，弃家逃命，投延安府去了；后来中兴内，也做了个军官武将。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，直抢入扈家庄里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，不留一个。叫小喽啰牵了所有的马匹，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捎搭有四五十驮，将庄院一把火烧了，却回来献纳。

再说宋江已在祝家庄上正厅坐下，众头领都来献功。生擒得四五百人，夺得好马五百余匹，活捉牛羊不记其数。宋江看了大喜，道：“只可惜杀了栾廷玉那个好汉。”正嗟叹间，闻人报道：黑旋风烧了扈家庄，砍得头来献纳。”宋江便道：“前日扈成已来投降，谁叫他杀了此人？如何烧了他庄院？”只见黑旋风一身血污，腰里插着两把板斧，直到宋江面前唱个大喏，说道：“祝龙是兄弟杀了，祝彪也是兄弟砍了，扈成那厮走了，扈太公一家都杀得干干净净，兄弟特来请功。”宋江喝道：“祝龙曾有人见你杀了，别的怎地是你杀了？”黑旋风道：“我砍得手顺，望扈家庄赶去，正撞见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来，被我一斧砍了，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。他家庄上被我杀得一个也没了。”宋江喝道：“你这厮！谁叫你去来？你也须知扈成前日牵牛担酒，前来投降了，如何不听得我的言语，擅自去杀他一家，故违了我的将令！”李逵道：“你便忘记了，我须不忘记！那厮前日叫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，你今却又做人情。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，便又思量阿舅、丈人。”宋江喝道：“你这铁牛，休得胡说！我如何肯要这妇人？我自有个处置。你这黑厮拿得活的有几个？”李逵答道：“谁鸟奈烦！

见着活的便砍了。”宋江道：“你这厮违了我的军令，本合斩首，且把杀祝龙、祝彪的功劳折过了，下次违令，定行不饶！”黑旋风笑道：“虽然没了功劳，也吃我杀得快活！”

只见军师吴学究引着一行人马，都到庄上来与宋江把盏贺喜。宋江与吴用商议道：“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。”石秀禀说起：“这钟离老人仁德之人，指路之力，救济大恩，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内，亦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。”宋江听罢，叫石秀去寻那老人来。石秀去不多时，引着那个钟离老人来到庄上，拜见宋江、吴学究。宋江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，永为乡民，“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，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，不留一家。因为你一家为善，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。”那钟离老人只是下拜。宋江又道：“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，今日打破了祝家庄，与你村中除害，所有各家，赐粮米一石，以表人心。”就着钟离老人当头给散，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，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，其余牛羊骡马等物将去山中支用。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十万石。

宋江大喜。大小头领将军马收拾起身。又得若干新到头领：孙立、孙新、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、乐和、顾大嫂，并救出七个好汉。孙立等将自己马也捎带了自己的财赋，同老小、乐大娘子，跟随了大队军马上山。当有村坊乡民扶老挈幼，香花灯烛，于路拜谢。宋江等众将一齐上马，将军兵分作三队摆开，前面鞭敲金镫，后军齐唱凯歌。正是：

云开见日，雾散天清。旱苗得时雨重生，枯树遇春风再活。一鞭喜色，如龙骏马赴梁山；满面笑容，似虎雄兵归大寨。车上满装粮草，军中尽是降兵。风卷旌旗，将将齐敲金镫响；春风宇宙，人人都唱凯歌回。

宋江把这祝家庄兵都收在部下，一行军马尽出村口。乡民百姓，自把祝家庄村坊拆作白地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扑天雕李应恰才将息得箭疮平复，闭门在庄上不出，暗地使人常常去探听祝家庄消息，即便有人回报道，已知被宋江打破了，惊喜相半。只见庄客人来报说：“有本州知府带领三五十部汉到庄，便问祝家庄事情。”李应慌忙叫杜兴开了庄门，放下吊桥，迎接入庄。李应把条白绢搭膊络着手，出来迎迓，邀请进庄里前厅。知府下了马，来到厅上，居中坐了。侧首坐着孔目，下面一个押番、几个虞候，阶下尽是多节级

牢子。李应拜罢，立在厅前。知府问道：“祝家庄被杀一事如何？”李应答道：“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，有伤左臂，一向闭门不敢出去，不知其实。”知府道：“胡说！祝家庄见有状子告你结连梁山泊强寇，引诱他军马打破了庄，前日又受他鞍马羊酒、采段金银，你如何赖得过？”李应告道：“小人是知法度的人，如何敢受他的东西？”知府道：“难信你说。且提去府里，你自与他对理明白。”喝叫狱卒牢子捉了，“带他州里去与祝家分辩”。两下押番、虞候把李应缚了，众人簇拥知府上了马。知府又问道：“那个是杜主管杜兴？”杜兴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知府道：“状上也有你名。一同带去，也与他锁了。”一行人都出庄门。

当时拿了李应、杜兴，离了李家庄，脚不停地解来。行不过三十余里，只见林子边撞出宋江、林冲、花荣、杨雄、石秀一班人马，拦住去路。林冲大喝道：“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！”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敌，撇了李应、杜兴，逃命去了。宋江喝叫：“赶上！”众人赶了一程回来，说道：“我们若赶上时，也把这个鸟知府杀了，但自不知去向。”便与李应、杜兴解了缚索，开了锁，便牵两匹马过来与他两个骑了。宋江便道：“且请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几时如何？”李应道：“却是使不得。知府是你们杀了，不干我事。”宋江笑道：“官司里怎肯与你如此分辩？我们去了，必然要负累了你。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，且在山寨消停几日，打听得没事了时，再下山来不迟。”当下不由李应、杜兴不行，大队军马中间如何回得来？一行三军人马，迤迤回到梁山泊了。

寨里头领晁盖等众人擂鼓吹笛，下山来迎接，把了接风酒，都上到大寨里聚义厅上，扇圈也似坐下。请上李应与众头领都相见了。两个讲礼已罢，李应禀宋江道：“小可两个已送将军到大寨了，既与众头领亦都相见了，在此趋侍不妨。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，可教小人下山则个。”吴学究笑道：“大官人差矣。宝眷已都取到山寨了，贵庄一把火已都烧做白地，大官人却回那里去？”李应不信。早见车仗人马队上山来，李应看时，却见是自家的庄客并老小人等。李应连忙来问时，妻子说道：“你被知府捉了来，随后又有两个巡检引着四个都头，带领二百来土兵到来，抄扎家私。把我们好好地教上车子，将家里一应箱笼、牛羊、马匹、驴骡等项都拿了去，又把庄院放起火来都烧了。”李应听罢，只叫得苦。晁盖、宋江都下厅伏罪道：“我等弟兄们端的久闻大官人好处，因此行出这条计来，

万望大官人情恕!”李应见了如此言语,只得随顺了。宋江道:“且请宅眷后厅耳房中安歇。”李应又见厅前厅后这许多头领,亦有家眷老小在彼,便与妻子道:“只得依允他过。”

宋江等当时请至厅前叙说闲话,众皆大喜。宋江便取笑道:“大官人,你看我叫过两个巡检并那知府过来相见。”那扮知府的是萧让,扮巡检的两个是戴宗、杨林,扮孔目的是裴宣,扮虞候的是金大坚、侯健。又叫唤那四个都头,却是李俊、张顺、马麟、白胜。李应都见了,目瞪口呆,言语不得。

宋江喝叫小头目:“快杀牛宰马,与大官人陪话,庆贺新上山的十二位头领。”乃是:李应、孙立、孙新、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、杜兴、乐和、时迁,女头领扈三娘、顾大嫂同乐大娘子、李应宅眷,另做一席在后堂饮酒。大小三军自有犒赏。正厅上大吹大擂,众多好汉饮酒,至晚方散。新到头领俱各拨房安顿。

次日又作席面,宋江主张,一丈青与王矮虎作配,结为夫妇。众头领都称赞宋公明仁德之士。正饮宴间,只见山下有人来报道:“朱贵头领酒店里有个郓城县人在那里,要来见头领。”晁盖、宋江听得报了,大喜道:“既是这恩人上山来入伙,足遂平生之愿!”不知肿个道来,确分教:枷梢起处,打翻路柳墙花;大斧落时,杀倒幼童稚子。皆是:

两筹好汉思逢义,一个军师智隐情。

毕竟来的是郓城县什么人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

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

诗曰：

龙虎山中走煞罡，英雄豪杰起多方。
魁罡飞入山东界，挺挺黄金架海梁。
幼读经书明礼义，长为吏道志轩昂。
名扬四海称时雨，岁岁朝阳集凤凰。
运蹇时乖遭迭配，如龙失水困泥冈。
曾将玄女天书受，漫向梁山水浒藏。
报冤率众临曾市，挟恨兴兵破祝庄。
谈笑西陲屯甲冑，等闲东府列刀枪。
两赢童贯排天阵，三败高俅在水乡。
施功紫塞辽兵退，报国清溪方腊亡。
行道合天呼保义，高名留得万年扬。

话说梁山泊聚义厅上，晁盖、宋江并众头领与扑天雕李应陪话，敲牛宰马，做庆喜筵席，犒赏三军，并众大小喽啰筵宴，置备礼物酬谢。孙立、孙新、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、乐和、顾大嫂俱各拨房安顿。次日，又作席面，会请众头领作主张。宋江唤王矮虎来说道：“我当初在清风山时，许下你一头亲事，悬悬挂在心中，不曾完得此愿。今日我父亲有个女儿，招你为婿。”宋江自去请出宋太公来，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。宋江亲自与他陪话，说道：“我这兄弟王英，虽有武艺，不及贤妹。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，一向未曾成得。今日贤妹你认义我父亲了，众头领都是媒人。今朝是个良辰吉日，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。”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，推却不得，两口儿只得拜谢了。晁盖等众人皆喜，都称颂：“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！”当日尽皆筵宴，饮酒庆贺。

正饮宴间，只见朱贵酒店里使人上山来报道：“林子前大路上，一伙客人经过，小喽啰出去拦截。数内一个称是郓城县都头雷横，朱头领邀请住了，现在店里饮分例酒食，先使小校报知。”晁盖、宋江听了大喜，随即

同军师吴用三个下山迎接。朱贵早把船送至金沙滩上岸。宋江见了，慌忙下拜道：“久别尊颜，常切思想。今日缘何经过贱处？”雷横连忙答礼道：“小弟蒙本县差遣往东昌府公干，回来经过路口，小喽啰拦讨买路钱，小弟提起贱名，因此朱兄坚意留住。”宋江道：“天与之幸！”请到大寨，教众头领都相见了，置酒管待。一连住了五日，每日与宋江闲话。晁盖动问朱仝消息，雷横答道：“朱仝见今参做本县当牢节级，新任知县好生欢喜。”宋江宛曲把话来说雷横上山入伙，雷横推辞：“老母年高，不能相从。待小弟送母终年之后，却来相投。”雷横当下拜辞了下山。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。众头领各以金帛相赠，宋江、晁盖自不必说。雷横得了一大包金银下山，众头领都送至路口作别，把船渡过大路，自回郛城县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晁盖、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，起请军师吴学究定义山寨职事。吴用已与宋公明商议已定。次日，会合众头领听号令。先拨外面守店头领。宋江道：“孙新、顾大嫂原是开酒店之家，着令夫妇二人替回童威、童猛别用。再令时迁去帮助石勇，乐和去帮助朱贵，郑天寿去帮助李立。东南西北四座店内，卖酒卖肉，招接四方入伙好汉；每店内设两个头领。一丈青、王矮虎后山下寨，监督马匹。金沙滩小寨，童威、童猛弟兄两个守把；鸭嘴滩小寨，邹渊、邹润叔侄两个守把；山前大路，黄信、燕顺部领马军下寨守护。解珍、解宝守把山前第一关；杜迁、宋万守把宛子城第二关；刘唐、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关；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。孟康仍前监造战船。李应、杜兴、蒋敬总管山寨钱粮金帛，陶宗旺、薛永监筑梁山泊内城垣雁台，侯健专管监造衣袍、铠甲、旌旗、战袄，朱富、宋清提调筵宴，穆春、李云监造屋宇寨栅，萧让、金大坚掌管一应宾客书信公文，裴宣专管军政司，赏功罚罪。其余吕方、郭盛、孙立、欧鹏、马麟、邓飞、杨林、白胜，分调大寨八面安歇。晁盖、宋江、吴用居于山顶寨内；花荣、秦明居于山左寨内；林冲、戴宗居于山右寨内。李俊、李逵居于山前；张横、张顺居于山后；杨雄、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。”一班头领分拨已定，每日轮流一位头领做筵席庆贺。山寨体统，甚是齐整。有诗为证：

巍巍高寨水中央，列职分头任所长。

从此山东遭扰攘，难禁地煞与天罡。

再说雷横离了梁山泊，背了包裹，提了朴刀，取路回到郛城县。到家

参见老母，更换些衣服，赍了回文，径投县里来。拜见了知县，回了话，销缴公文批帖，且自归家暂歇。依旧每日县中书画卯酉，听候差使。因一日行到县衙东首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都头，几时回来？”雷横回过脸来看时，却是本县一个帮闲的李小二。雷横答道：“我却才前日来家。”李小二道：“都头出去了许多时，不知此处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诨的行院，色艺双绝，叫做白秀英。那妮子来参都头，却值公差出外不在。如今见在勾栏里，说唱诸般品调。每日有那一般打散，或有戏舞，或有吹弹，或有歌唱，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。都头如何不去睨一睨？端的是个好粉头。”

雷横听了，又遇心闲，便和那李小二径到勾栏里来看。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，旗杆吊着等身靠背。入到里面，便去青龙头^①上第一位坐了看。戏台上却做笑乐院本^②。那李小二人丛里撇了雷横，自出外面赶碗头脑^③去了。院本下来^④，只见一个老儿裹着磕脑儿^⑤头巾，穿着一领茶褐罗衫，系一条皂绦，拿把扇子，上来开呵道：“老汉是东京人氏白玉乔的便是。如今年迈，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，普天下伏侍看官。”锣声响处，那白秀英早上戏台，参拜四方。拈起锣棒，如撒豆般点动，拍下一声界方，念了四句七言诗，便说道：“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，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酝藉的格范^⑥，唤做‘豫章城双渐赶苏卿’。”说了开话又唱，唱了又说，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。雷横坐在上面，看那妇人时，果然是色艺双绝。但见：

罗衣叠雪，宝髻堆云。樱桃口杏脸桃腮，杨柳腰兰心蕙性。歌喉婉转，声如枝上莺啼；舞态翩跹，影似花间凤转。腔依古调，音出天然。舞回明月坠秦楼，歌遏行云遮楚馆。高低紧慢，按官商吐雪喷珠；轻重疾徐，依格范铿金戛玉。笛吹紫竹篇篇锦，板拍红牙字字新。

那白秀英唱到务头^⑦，这白玉乔按^⑧喝道：“虽无买马博金艺，要动聪明鉴事人。看官喝采道是去过了，我儿且回一回，下来便是衬交鼓儿的院

① 青龙头：剧场内前排中间偏左的位置，旧时以为最尊贵。

② 笑乐院本：滑稽喜剧，一般都较短。院本，这里指小戏、杂剧。

③ 头脑：一种用肉与杂味掺合的酒。

④ 下来：结束。

⑤ 磕脑儿：抹额。磕脑儿头巾，即条状匝束于头围的头巾。

⑥ 格范：类型剧本。

⑦ 务头：说唱演出中情节，语言最吸引人的地方。

⑧ 按：截住，按下。

本。”白秀英拿起盘子指着道：“财门上起，利地上住，吉地上过，旺地上行。手到面前，休教空过。”白玉乔道：“我儿且走一遭，看官都待赏你。”白秀英托着盘子，先到雷横面前，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，不想并无一文。雷横道：“今日忘了，不曾带得些出来，明日一发赏你。”白秀英笑道：“‘头醋不酽彻底薄。’官人坐当其位，可出个标首^①。”雷横通红了面皮道：“我一时不曾带得出来，非是我舍不得。”白秀英道：“官人既是来听唱，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？”雷横道：“我赏你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，却恨今日忘记带来。”白秀英道：“官人今日见一文也无，提甚三五两银子？正是教俺望梅止渴，画饼充饥。”白玉乔叫道：“我儿，你自没眼。不看城里人村里人，只顾问他讨什么，且过去自问晓事的恩官告个标首。”雷横道：“我怎地不是晓事的？”白玉乔道：“你若省得这子弟门庭时，狗头上生角。”众人齐和起来。雷横大怒，便骂道：“这忤奴怎敢辱我！”白玉乔道：“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，打什么紧！”有认得的喝道：“使不得，这个是本县雷都头！”白玉乔道：“只怕是驴筋头。”雷横那里忍耐得住？从坐椅上直跳下戏台来，揪住白玉乔，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绽齿落。众人见打得凶，都来解拆开了，又劝雷横自回去了。勾栏里人一哄尽散了。

原来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县旧在东京两个来往，今日特地在郓城县开勾栏。那娼妓见父亲被雷横打了，又带重伤，叫一乘轿子，径到知县衙内诉告：“雷横殴打父亲，搅散勾栏，意在欺骗奴家。”知县听了大怒，道：“快写状来！”这个唤做“枕边灵”。便教白玉乔写了状子，验了伤痕，指定证见。本处县里有人都和雷横好的，替他去知县处打关节，怎当那婆娘守定在衙内，撒娇撒痴，不由知县不行。立等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，当厅责打，取了招状，将具枷来枷了，押出去号令示众。

那婆娘要逞好手，又去知县行说了，定要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。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场，知县却叫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。这一班禁子人等，都是和雷横一般的公人，如何肯棚扒他？这婆娘寻思一会：“既是出名奈何了他，只是一怪。”走出勾栏门，去茶坊里坐下，叫禁子过去，发话道：“你们都和他有首尾，却放他自在。知县相公叫你们棚扒^②他；你倒做

① 标首：头一分赏钱。标，赏钱。

② 棚(bēng)扒：剥去衣服，捆绑起来。

人情！少刻我对知县说了，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！”禁子道：“娘子不必发怒，我们自去棚扒他便了。”白秀英道：“恁地时，我自将钱赏你。”禁子们只得来对雷横说道：“兄长，没奈何，且胡乱棚一棚。”把雷横棚扒在街上。

人闹里，却好雷横的母亲正来送饭，看见儿子吃他棚扒在那里，便哭起来，骂那禁子们道：“你众人也和我儿一般在衙门里出入的人，钱财直这般好使？谁保的常没事？”禁子答道：“我那老娘，听我说：我们却也要容情，怎禁被原告人监定在这里要棚，我们也没做道理处；不时便要去和知县说，苦害我们，因此上做不得面皮。”那婆婆道：“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？”禁子们又低低道：“老娘，他和知县来往得好，一句话便送了我们，因此两难。”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，一头口里骂道：“这个贼贱人直恁的倚势！我且解了这索子，看他如今怎的！”白秀英却在茶房里听得，走将过来，便道：“你那老婢子却才道甚么？”那婆婆那里有好气，便指着骂道：“你这千人骑、万人压、乱人入射的贱母狗！做什么倒骂我？”白秀英听得，柳眉倒竖，星眼圆睁，大骂道：“老咬虫，乞贫婆，贱人！怎敢骂我？”婆婆道：“我骂你待怎的？你须不是郛城县知县！”白秀英大怒，抢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。那婆婆却待挣扎，白秀英再赶人去，老大耳光子只顾打。这雷横是个大孝的人，见了母亲吃打，一时怒从心发，扯起枷来，望着白秀英脑盖上打将下来。那一枷梢打个正着，劈开了脑盖，扑地倒了。众人看时，那白秀英打得脑浆迸流，眼珠突出，动弹不得，情知死了。有诗为证：

玉貌花颜俏粉头，当场歌舞擅风流。

只因窘辱雷横母，裂脑横尸一命休。

众人见打死了白秀英，就押带了雷横，一发来县里首告。见知县备诉前事。知县随即差人押雷横下来，会集相官，拘唤里正邻佑人等，对尸检验已了，都押回县来。雷横一面都招承了，并无难意。他娘自保领回家听候。把雷横枷了，下在牢里。

当牢节级却是美髯公朱仝，见发下雷横来，也没做奈何处，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，教小牢子打扫一间净房，安顿了雷横。少间，他娘来牢里送饭，哭着哀告朱仝道：“老身年纪六旬之上，眼睁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。望烦节级哥哥可看日常间弟兄面上，可怜见我这个孩儿，看觑看觑。”朱仝道：“老娘自请放心归去。今后饭食不必来送，小人自管待他。倘有方便

处，可以救之。”雷横娘道：“哥哥救得孩儿，却是重生父母。若孩儿有些好歹，老身性命也便休了！”朱仝道：“小人专记在心，老娘不必挂念。”那婆婆拜谢去了。

朱仝寻思了一日，没做道理救他处。朱仝自央人去知县处打关节，上下替他使用人情。那知县虽然爱朱仝，只是恨这雷横打死了他娘子白秀英，也容不得他说了；又怎奈白玉乔那厮，催拼叠成文案，要知县断教雷横偿命。因在牢里六十日限满断结，解上济州。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，却教朱仝解送雷横。

朱仝引了十数个小牢子，监押雷横，离了郓城县。约行了十数里地，见个酒店。朱仝道：“我等众人就此吃两碗酒去。”众人都到店里吃酒。朱仝独自自带过雷横，只做水火^①，乘后面僻净处开了枷，放了雷横，吩咐道：“贤弟自回，快去家里取了老母，星夜去别处逃难，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。”雷横道：“小弟走了自不妨，必须要连累了哥哥。恐怕罪犯深重。”朱仝道：“兄弟，你不知。知县怪你打死了他娘子，把这文案却做死了，解到州里，必是要你偿命。我放了你，我须不该死罪；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，家私尽可赔偿。你顾前程万里自去。”雷横拜谢了，便从后门小路奔回家里，收拾了细软包裹，引了老母，星夜自投梁山泊入伙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朱仝拿着空枷，擗在草里，却出来对众小牢子说道：“吃雷横走了，却是怎地好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快赶去他家里捉！”朱仝故意延迟了半日，料着雷横去得远了，却引众人来县里出首。朱仝告道：“小人自不小心，路上被雷横走了，在逃无获，情愿甘罪无辞。”知县本爱朱仝，有心将就出脱他，被白玉乔要赴上司陈告朱仝故意脱放雷横，知县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由申将济州去。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里使钱透了。却解朱仝到济州来，当厅审录明白，断了二十脊杖，刺配沧州牢城。朱仝只得带上行枷，两个防送公人领了文案，押送朱仝上路。家间自有送衣服盘缠，先赍发了两个公人。当下离了郓城县，迤逦望沧州横海郡来。于路无话。

到得沧州，入进城中，投州衙里来，正值知府升厅。两个公人押朱仝在厅阶下，呈上公文。知府看了，见朱仝一表非俗，貌如重枣，美髯过腹，知府先有八分欢喜。便教：“这个犯人休发下牢城营里，只留在本府听候

① 水火：大小便、解渡。